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四十六回 黃三保狐假虎威 徐鳴皋為朋雪恥

卻說眾弟兄今日大總，結義大會，只少一枝梅一人。各各跪將下去，禱告通誠：有難同當，有福共享；一人有難，眾人救之；眾人俱有難，雖獨力亦須設法相救。拜畢論定年齒，乃羅季芳、一枝梅、徐慶、徐鳴皋、楊小舫、狄洪道、包行恭、周湘帆、王能、李武、徐壽，共十一位英雄。各人寫了一張三代履歷、籍貫，並眾弟兄年月日時。徐慶道：“我家伍天熊兄弟雖不在此間，與我情同骨肉。況他英雄了得，現與弟婦鮑三娘鎮守九龍山，也把他寫在上面。”眾人都道甚好。論他年紀，與李武同庚，只小一個月，卻比徐壽大三載，將他排在李武之下、徐壽之上，共成十二位豪傑。後來寧王造反，王守仁拜帥，奉旨征討叛逆，眾弟兄在山東大敗下來，被鄴天慶追得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幸虧值天熊夫婦相救，此是後話。且說眾弟兄快樂異常，吃大醉方休。從此同住湘帆家內。過了半月，不見一枝梅回來。鳴皋暗想：“他為我而去，不要也遇了此妖，傷了性命。”心上過意不去。那一日眾弟兄都在家內，只見周蓮卿同了一個家人奔到裏邊，卻被人打得不成樣子，身上衣衫扯得粉碎，遍體打得寸骨寸傷，只叫：“小弟今日被黃三保打死了，兄長要替我報仇！”湘帆細問那跟去的家人，家人道：“今日五爺在韋雲娘家玩耍，不料黃三保這廝，也到雲娘家來尋歡。韋媽媽回他有客在此，叫他明日請來。那廝暴跳如雷，就把韋媽一記巴掌，罵道：‘甚麼大客人，那裏來的野賊，黃老爺到來都不讓！快叫這烏龜滾蛋，若是遲了，叫他認得黃三保的利害！’韋媽再三賠禮，說道：‘這位是周公子，乃周大爺的兄弟，非比他人，望黃大爺看顧婆子的，請明日來罷。’豈知那廝十分無禮，丁到大怒起來，罵道：‘周湘帆一個空戶罷了，你就把他來壓倒我！我本要尋他的事。他若到來，我就打得他來得去不得！’還有嚕嚕蘇蘇，許多不好聽的話，一准要把五爺立時趕出門去。五爺聽得實在過不去，回了他幾句。那知這廝便趕到裏邊，將五爺難為，打得遍體鱗傷。幸得韋雲娘竭力勸止，方纔得脫性命，不然真要被他打死。”

眾英雄聽了一齊大怒，道：“這黃三保是何等之人，就如此強梁，這等無禮！”湘帆道：“眾位兄長，說也慚愧。這黃三保原是本地人，向系在南昌府充當賤役，做一個馬快。他與我貼壁鄰舍，小弟見他貧苦，時常周濟他銀錢，後來寧王見了有些本領，提拔他做了都頭，他就搬進城去。近來寧王立了八虎將名目，內有一個禁軍總教頭，叫做鐵昂，十分壞任。三保就拜他為師，現在保舉他做了副教頭。正是小人得福便輕狂，把本來面目全然忘卻，卻來恩將仇報。今日把五弟打得身受重傷，若不與他報此冤仇，有何面目立于人世！況且先伯父所生五子，單存兄弟一人。今日被他打得如此模樣，我何顏對答他父親于冥冥之中！”鳴皋道：“八弟休得煩惱，愚兄與你報仇！”便叫徐慶與蓮卿醫傷，一面喚家人：“引領我去！”湘帆恐怕鳴皋把他打死了，弄出來事，便道：“四兄，小弟同你前去便了。”季芳等眾人都要去，鳴皋道：“他只一個人，我們去這許多，卻不被他恥笑，只說我們靠著人多？”湘帆道：“四兄言之有理。”眾人只得住了。

湘帆同了鳴皋，竟到韋雲娘家來。原來韋媽的勾欄卻是私窩子，並無多少粉頭，只有個親女雲娘，今年一十九歲，生得風流俊俏，書畫琴棋，件件都能。住在興隆館間壁，門前揚州式矮圍門，並沒堂名，卻像住家一般。湘帆便去敲門。裏邊黃三保正在大碗飲酒，吃得七八分酒意。韋媽聽得叩門，連忙親自出來開，看見了湘帆，輕輕說道：“周大爺，這廝還沒去哩。大爺莫非要向他說話？還望等他出來罷。”湘帆道：“媽媽放心，我只問他一聲。倘然損壞家伙，照數賠償。天大事情，我周某決不累你。”韋媽笑道：“我怕不曉得，大爺是個江西豪傑。只是且等一等，待我送個信與這廝，免得他怪怨我。”鳴皋道：“也說得在理。你且先去，我們隨後就來。”韋媽慌慌張張回到房中，喊道：“黃大爺，快些避開了罷，周大爺親自來問罪了。”黃三保聽了大怒，道：“我怕他不成！”韋媽假意扯住，道：“周大爺不是好惹的，你須仔細著。”三保越發大怒，把韋媽推開，一腳踢開椅子，跳出房來，恰好鳴皋已到。

三保見不是湘帆，到呆了一呆。被鳴皋一掌打來，正著在肩上，身子倒退了三四步，幾乎跌了。暗想：“這廝好氣力！倒要當心。”與他便旋轉身來，起兩個拳頭，使個蜜蜂進洞之勢，向鳴皋兩太陽穴打來。鳴皋使個童子拜觀音，兩條手向上分去，變成個脫袍讓位之勢。三保收回拳頭，向中三路直插進來，名為御帶圍腰之勢。鳴皋將兩手下落下來，向左右格開，喚做黃鶯圈掌。二人一來一往，打上十來條手臂，那黃三保怎敵得徐鳴皋的神勇。三保使個浪子踢球，一腳飛來，卻被鳴皋起三個指頭接住，逞勢一扯。那黃三保跌個倒垂蓮，被鳴皋上下身排了一頓，也把他打得遍體鱗傷，衣衫扯得粉碎。周湘帆恐怕打死了，便道：“四兄，看我分上，再打了二下，饒了他罷。”鳴皋道：“他會出口傷人，我叫你罵不出來！”便向三保嘴上一拳，打得黃三保滿口鮮血，落下了四個門牙。鳴皋把手一松，便一骨碌扒將起來，向外便走，指著湘帆道：“周大，你好，我只叫你不要忙！”湘帆道：“我偏怕你！明日在此等你，看你使出甚麼手段來！”三保道：“不來不算好漢！”說著一溜煙走了。

時候已晚，湘帆安慰了韋媽，便同鳴皋回轉家中。眾人忙問：“今日會見三保怎樣？”鳴皋把方纔的事說了。徐慶道：“既然八弟應許明日等他，若不去時，卻不輸了銳氣。只不知這黃三保有甚能為？”湘帆道：“他不過靠一個鐵昂罷了，別的有甚能為？”鳴皋道：“這鐵昂本領如何？”湘帆道：“鐵昂的師父就是王府裏第一個勇士，叫鄴天慶。不過這廝蠻力甚大，寧王府前的大石獅，他雙手擎來擎去，如搬臺椅一般。目今寧王寵愛他，提拔他做了禁軍都教頭之職，列他在八虎將之內，故此那廝驕橫非凡。這黃三保拜他為師，靠他威勢，膽大妄為。”楊小舫道：“我們要去，也須定個計較。”

眾兄弟陸續而上，方有呼應。宛比用兵一般，有了伏兵救應，雖少可以勝多。”鳴皋道：“五弟之言有理。那韋媽的勾欄院，正在興隆樓酒館間隔。我們到了明日，眾弟兄在樓上飲酒，分開兩處坐開。命家人探聽得那廝到來，有多少人，見機行事。先去幾位交起手來。若勝不得他，再添幾個接應。畝王能、李武，在興隆樓打聽消息。”眾人都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

不說這裏準備來朝廝打，再說黃三保回進城中，一直趕到鐵昂公館中來。鐵昂看見大驚，忙問：“徒弟，為何弄得如此狼狽？同誰廝打？”黃三保把周湘帆打他的事，一五一十哭訴了一遍，把自己不是處隱過了，只說他們許多不是。鐵昂問道：“那個動手之人，卻是何等之人，你吃他打得如此？”三保道：“他們都是空上做工的鄉下人罷了，有些蠻力而已。今日徒弟酒也醉了，雙拳難敵他四手。我臨走說出師父的大名來，豈知那些人全然不怕，丁到把師父大罵一場。並且說明日在那裏等候師父，到要把來抽筋剝皮。故此徒弟特來告稟師父得知。師父若是怕他們時，還是不去的好，省得為我徒弟面上，被他們當真剝了皮去。”那鐵昂原是個莽夫，聽了三保之言，頓時大怒起來，大罵周湘帆：“我與你風馬無關，你卻這般欺我徒弟！我有傷藥在此，快些吃了，明日同你報仇。若不打死湘帆，非為人也！”不知明日勝敗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